

謗佛毀經罪孽最深

馮場

「內明」月刊登出拙文「禪定天眼通之實驗」之後，引起不少讀者函電賜問，大家對此題材都感到有興趣，紛紛要求我再續寫此項實驗的實錄。我本來不敢多談這些我尚在初步實驗的經過，因為我的境界，比起佛教許多高僧大德的神通，我還極其幼稚膚淺，怎敢時常班門弄斧？同時也恐怕我講的事會引起人們誤會我是未證言證，這是修行人的大忌——就更別說我怕也難免有些懷疑者指我「妖言惑眾」了。

可是，也有很多朋友鼓勵我續寫這些實驗報告，留供研究參考。我想這也有些道理，如果我們只是心存研究態度來看這些拙文，只當它是實驗報告，應該也是無傷大雅的。

心靈通、天眼通……等等，在美加歐洲是相當常見的事，早已被各著名大學的心理學系與物理學系列入作為研究與實驗的專門學問，在心理學系，將這些心靈力量的現象列為「超常心理學」(Parapsychology)，物理學系則認為這些屬於「微粒物理學與量子學的範圍。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最高的是無神論

思想支配的幾個共產國家：蘇聯，捷克，匈牙利。蘇聯已經在太空站上開始與地面基地進行「心靈通訊」的實驗多年，同時也已經進行對於「生物潛能」的能力放射研究做了多年的研究。蘇聯太空署的科學家們做了很多的實驗錄影；其中有些已經公開於世——例如著名的「心力移物」實驗錄影，其中包括一位農婦用心力使桌面的火柴、鉛筆、小刀、及玻璃盒內的物件等等移動，還有一位著名的蘇聯電影導演，用心力使女子連坐椅凌空浮升兩三尺，在空中停留達一分鐘之久……這些科學實驗錄影，都已成為世界各國科學家研究的參考資料。

基督教影響的國家之中，對這一方面的研究，顯然比無神論國家遜色，可能是因為首先就遭遇到基督教思想排斥一切非基督的神異現象的影響，對於凡是異己的一切神異超自然現象，都斥為「妖邪」「假先知」。幸而也還有不少科學家擺脫了基督教教會的影響，毅然從事於對超自然現象的研究，成就斐然。不過，也總嫌遜色於蘇聯與捷克。

這不是信口開河，也不是讚美蘇聯等共產國家。而是有事實為據的，在這些共產國家有恐怖特務統治與人權到受壓逼，但是，無可否認地，他們也有優異成就的一面，他們的某些科學與體育確比西方國家先進，我手頭有一本厚達五百頁的美國人著作「蘇聯與其他共產國家的超常心理學成就」，內容十分詳盡，都是由蘇聯國家科學院與太空署供給的實驗報告所提供的實錄，以其可以公開的程度來看，就已經非常驚人，更無須想像其不能公開的新實驗的神奇了！這位美國作者說，在心靈科學方面的研究，西方國家是瞠乎其後的。他也不客氣地指出這可能是由於基督教思想排斥異端的影响。

我在這裏無意批評基督教，事實上，我認為基督教思想自有其優點，對於西方文明自有其貢獻，不能以一點而抹殺它的巨大貢獻，我這裏只是借此來作比喻而已，任何宗教，不單以基督教為然，一走上權威的地位，就很容易也走上排斥異端的道路，扼殺了許多研究實驗！

在中國人的世界裏，儒學真髓已經逐漸湮滅，斷章取義與一知半解於孔夫子的學說，加上已經演變成「殆如宗教」的尊孔觀念，使很多人認為，凡是「子不語」的，都一律是神怪異端，而並未想到孔夫子的時代還未有對超自然現象的科學研究，而且孔夫子雖是哲聖，却不是核子科學家。

同時，大多數人對於現代科學的智識，都缺乏密切的「追上認識」，多半停留在已成教科書的基本物理化學定律上面，殊不知很多已經被新太空時代的科學發現所推翻——（例如著名的牛頓萬有吸力定律）。這些人自偏於狹窄的落後科學觀念斗室之內，而妄自否定了一切他們所未見過或未經驗過的現象或事物。他們不知道佛經中講的時空觀念是超出地球的；是以宇宙太空為對象的。他們就說佛經是講神話，他們不會研究「生物電磁學」，就妄指佛經中所講的佛菩薩的佛光、寶光是「迷信」。他們未曾研究過微粒物理學與量子學，就斷定佛經所講的一切超自然的佛力是「幻想」！他們自以為很「權威」，一開口就說：「這是不科學的嘛！」「這是不合物理原則的嘛

！」其實，他們不能虛心接受新太空時代日新月異的科學，又不能悟知佛學已經逐步獲得太空科學的證明，他們固步自封，自居井中觀天，這才是迷信哩！

又甚至有些學者名流，大做考據功夫，甚至推翻了佛經，又指法華經是偽經，又指華嚴經楞嚴經都是偽託，又有人甚至說觀世音菩薩無其人！又有人去推翻佛陀的本生故事；這些學者們鑽入了牛角尖！尚不自知，仍沾沾自喜以為考據功夫到了家！這些學者，縱無謗佛毀佛之用心，亦有着了想魔之病，他們執着於物質觀念的世界觀，他們不知宇宙的多重多元交錯交織實相，他們只從有限的假相去考據與推斷，他們所依據的只不過是殘缺不全的文獻去追尋欲界色身的證據，找不到木乃伊，就斷言無其人！大概也必須聽到錄音帶看到錄影帶才肯相信真有佛菩薩？凡是佛陀弟子紀錄的佛語與佛經，無疑地，在這些學者們眼中，都是「偽造」的了。這些學者之流，必須親眼看見佛陀親筆簽名或在他們面前揮筆打字，他們才相信那是真實的！大概也須到法院請大法官公證了認明簽字真偽才行！

姑無論這些學者們是什麼居心，也無論他們的考據考古如何認真，怎麼自鳴得意地推翻了佛經和觀音菩薩，他們的所謂「學術性」成就，都已經造下了惡因惡孽，害己害人！

觀音菩薩的靈異感應實蹟，自古以來，不知有幾千萬人深受菩薩佛力加被，虔唸求觀音菩薩名號，必得菩薩尋聲救苦出厄！就是當代的許多新智識份子也有無數人曾獲菩薩拯救，就更不用說千萬萬廣大的一般群眾了！觀音菩薩已經是衆生在苦厄中唯一的希望之所託，佛力不可思議！苦難中的人得藉以平安及心安。如今竟有某學者自仗其學問深博，東考西證來指出：「觀音菩薩並無其人！」此位學者所作的惡孽罪過，他自作自受不要緊，他粉碎了千千萬萬人在苦難中的祈求希望，這一種惡孽罪過，才是罪大惡極！用心可誅！他自己迷途，是他自受惡果，他不該以其迷來破壞世人的希望！

為什麼我忽然提這些？因為這位某大學者在一些刊物大大

發表其大作，一下子說法華經是偽經，一下又說普門品是後人加進去的，再又否定觀音菩薩：我很詫異刊物居然也刊登這樣的文章，想是惑於某學者的名氣？

我認爲某學者以他在儒學方面的成就與考據功夫來否定佛教，而又自以佛學學者招牌炫世，這樣地來否定觀音菩薩，毀了千千萬萬人的希望所寄，這是不可饒恕的惡孽！世上沒有比這更心腸殘忍狠毒的人了！他所做的這些文章，可說比殺生千萬人還要罪孽深重！枉費他幾十年的精勤研究哲學與佛學，到老來竟被魔邪所利用來破壞佛教！做下這樣深重的狠毒的惡孽！倒不是咒詛他，我們且看他將來要怎樣來自食其惡果吧！他將來輪迴千千萬萬世，受盡痛苦，到時他才知道自作孽的報應！希望這位學者回頭是岸，趕快更正他的錯誤，勿再誤了自己，還要以魔道誤盡蒼生！他以純粹的人文科學態度來治學，可以。但是，他不該粉碎人的希望！佛學是綜合太空科學與許多科學哲學的一門超自然學問，並不是一味抱殘守缺只講訓詁文字學的學問，若不能信佛者，研究佛學，難免就容易著了文字相惑走入歧途！

我確實虔信確有佛與諸天菩薩。我絕對不會被某學者這些邪說所動搖我的信心的。

記得幾年前在三藩市，有一位女居士，她因常與其他女居士說笑，而被師父勸告不可在佛寺內高聲說笑。師父說：「在佛像前面必須莊嚴恭敬，不可隨便放肆。」那位女居士立刻變了臉，跑到客堂去大哭，心說師父罵了她，她從今也不再拜佛了，也不信佛了，世間沒有佛菩薩的。

我當時在場，自告奮勇對師父說：「待我去勸他？」師父點點頭：「好，你去！」

我找到她，問她爲什麼自己躲在客堂心中謗佛疑佛？

她大吃一驚，問我：「你怎麼知道我心中謗佛？」

我說：「我都知道，這是觀音菩薩叫我聽到看到你心裏因師父教訓了你你反而心生嗔念，從心裏否定了佛菩薩！我也看見你自己躲在這樓上沙發裏大哭，所以我來勸你不要墮落嗔魔

的陷阱！」

她說：「你真的能看見我心裏？你是猜測罷了！我不信你真的看透我！」

「隨便你怎麼說我都不緊！但是希望你不要因師父教訓你就生嗔，我們來佛寺是來學佛理的，我們必須莊敬佛像，莊嚴恭敬，不可高聲說笑於佛堂，師父教訓你是應該的，你爲什麼要心生嗔魔？」

她說：「他當着那麼多人面前說我，叫我面子怎麼下得來？」又哭道：「我捐了不少錢給廟裏，沒想到今天被老和尚罵我！」

我笑道：「師父罵你，正是當頭棒喝，是爲你的！你不悟，反要懷恨！這是不對的，至於佈施給佛寺，就自以爲是大施主，這種心更要不得！你心存功德，即無功德！」

她說：「你也講得有些道理；但是，我是再也不信有佛有菩薩了！」

「你這樣容易就道心崩潰又著了魔，真是可惜！你還要謗佛；就更不對了！佛菩薩是有的。」

她說：「我不信！你再講也講不服我！你說佛菩薩是有的，在哪裏？給我看看！」

我笑道：「佛菩薩何須現身給你看看？佛菩薩已經救過你兒子的生命，這還不夠證明嗎？」

她大吃一驚：「你知道這件事？」

我說：「伯母，你太善忘了，當年在H州，你的兒子車禍，你呼叫觀音菩薩，他終於從重傷昏迷中生還過來——本來醫生都認定他沒有希望了——當時你痛哭呼喊觀世音菩薩，你忘記這件事了嗎？」

某太太大驚失色：「你怎知道這件事？」

我微笑：「是觀音菩薩剛才令我看見的。」於是我把事件的大致詳情講給她聽，又指出她當日爲了酬謝菩薩而大施僧衣僧鞋與素點饅頭給五百位和尚。

某太太不敢相信地望着我：「這太奇怪了！三十多年前的

事，我從未講給任何人聽過，你怎麼知道的呢？我們又是第一次見面也未談過話，就是對老師父我也未講述過我的事呀！

我說：「我並不知道你的事，這是剛才觀音菩薩的神力令我看見的。」我還可以描述你在H州的公館的情形！」

某太太聽我講完，痛哭流涕，立刻跪下說：「我知道自己錯了！」

「不要拜我！」我說：「我陪你去拜觀音菩薩像罷！」

後來，某太太不再心生退念，她比以前更加虔拜觀音菩薩了。老和尚見到我笑道：「你把人家的幾十年前往事都講出來啦！」

我也笑道：「我就知道瞞不住師父的！」

我這是「他心通」嗎？我認爲不是！我認爲這是觀音菩薩叫我這樣看見，這樣去勸某太太。

最近（八二年十一月底），羅午堂居士訪台港歸來，到舍下小叙，我們有許多話談論。羅居士出示一幅彩色照片，指着其中的一人，問我：「你認得這位先生嗎？他是你的老朋友！」

我一看：「想起來了，這位是M先生。他是觀音菩薩從日本兵刀下救活的！」

羅居士和各人都問我，我就說：「這位M先生，抗戰時期，十八歲的時候，在家鄉唸中學，日本軍隊攻佔了該地，大抓民夫。也把他抓去了，日本兵驅迫他和許多男子去挖戰壕担泥沙。做了十幾天苦工之後，日本兵把他們幾百人拖去斬首，日本兵的軍刀，把這批中國青年一個又一個砍了頭，血染滿地，砍到天黑，把他們全都砍死了，輪到M君，他在絕望中只有不斷虔念觀世音菩薩，日本兵的軍刀一刀砍在他的頸脖子上，砍斷了他的半邊頸子，卻沒有再加一刀把他的頭砍斷，他痛苦中大叫：觀音菩薩！救我！日本兵把他一脚踢倒了跌在田溝裏，天色已黑，日本兵開走了。」

M君倒在田溝中，昏迷死去。心中不忘呼喊菩薩，天亮以

後，他竟甦醒過來了，鄉人來收屍，發現他還活着，趕快送去急救。後來，他痊愈了，他的頸子至今仍有刀砍的傷疤！現在他是一位事業非常成功的名人了。」

羅居士與衆人都驚訝，都說不知有這件奇事，從未聽M先生講過。

「我可是知道的，」我說：「我知道這是真事！」

觀音菩薩尋聲救苦度厄的靈異事蹟，不知有多少千萬件，難以枚舉！當代名人毛惕園居士的大作「觀音菩薩靈異實錄」，蒐集了真實的奇蹟數百件，著名的佛學者莫正熹老居士大作「驚奇集」之中也蒐集了很多觀音菩薩的靈異感應事蹟，讀者從這兩位大德的大作中，當可獲得更多的明證！

我們須深信確有觀音菩薩和一切佛菩薩的存在！不可被一些學者的考據所導入邪途！

佛菩薩的存在，是以「能」的方式，或「光」的形體，存在於宇宙太空各度空間之中，只以方便使世人堅信才現示各種法相。我們若以「人身」去求證佛菩薩，那就是捨本逐末了！

八二年四月廿八日，一位素未謀面的西人男子，應我電話之召，來我家修理沙發，我見此人甚好人品，聽他說英文有德國口音，我就改用德語與他談話（我的德語欠佳，只可作簡單會話），我因而獲知他是奧國維也納人。我二十年前曾在維也納獲文學獎譽，故此我對維也納人不免有些感情，彼此談得很投契，我突然勸他：

「不要再到山林去打獵了！打獵是無故而殺生的行爲，你太愛打獵了！」

「你怎知我愛打獵？」法蘭克詫異問我。

「我知道，」我說：「我看見你曾經進入加州北部的紅木森林中，你心中驚疑，因爲你覺得好像有人在窺伺你，你聽到呼吸，四望又沒有人影，你知道嗎？那是紅木的精髓在窺伺你！這些數百年的古木，有他們的智慧。」

他大驚失色：「是的，我是有一次這樣的經驗！當時我驚

駭得逃跑，可是我從未告訴任何人！你怎知道呢？」

我說：「我非但看見這件往事，還看見你未來在九月左右將入山打獵！」

「你有天眼？」

「沒有，」我說：「是觀音菩薩叫我警告你，勸你別再爲了娛樂去屠殺那些鹿群！否則，你會自招危險！會有子彈飛向你的頭部右邊，甚至喪生！如果你有一念之善，不再殺生，你或可逃此厄。」

法蘭克說：「我是基督教徒，我不信你這些話。」

我說：「你不信，不要緊，可是，我求你：九月份你入山打獵時，放過那隻懷孕的母鹿，不要殺牠！你若肯一念慈悲，菩薩必會保佑你平安歸來。」

法蘭克笑着走了。

十月中旬，法蘭克突然來訪，感激地說：「彼得你真行！」

我笑：「子彈果然擦過你的右耳了？」

「是的！」法蘭克說：「九月份我休假，朋友們約好一同入山去打獵，我們到了深山，在大雪中走了三四天，才看見一隻鹿，我是首先發現的，我舉起槍，瞄準，忽然注意到，牠是一隻大肚子的母鹿，我突然記起你的警告和請求，我心軟了，向天開了一槍，把牠嚇跑了，免得牠被我的同伴發現。後來，當天晚上，大家在營火旁邊喝酒，同伴們擦槍，有一位不小心，碰了槍機，一顆子彈射向我頭上來，呼的一聲，擦過我的右耳！」

我說：「這顆子彈本來會射入你頭部眉心的，只因你有一念之善，菩薩特別救了你！你以後不可再殺生了！也不可不信有佛菩薩了。」

法蘭克說：「我信了！我信了！我當時驚魂甫定，記起你講的話。我就中止入山，空手而歸，我從今再不打獵殺生了！」

法蘭克現在兼信耶穌與佛陀菩薩，我覺得這也不妨，只要

他心向善念，不再殺生就好。

順便又想起了有些人，不會經意，盲導了衆生。

我認爲凡是曲解佛教經典本意而錯導衆生，就好比「巨神號」（泰坦尼號）的船長一樣，雖無心帶一船乘客入於險境，却也難辭過失執著之過，終於把一船數千乘客帶入冰山航線，以致全船同歸於盡！葬身冰海！

那位船長，當年以其數十年航海的豐富經驗，不聽取船上收得的氣象警報。他一意孤行，直闖冰山漂流的航線，因爲他只相信自己的智識，不相信別人的忠告。

我對於佛經是所知極有限，不配參加任何辯論，不敢多說，因爲深恐自己會錯經意而盲導衆生。

不過，我很希望有些飽學的佛學學者們，不要太著「文字」相了！最好還是根據佛理的觀念來判斷。

中文裏的許多字是有相通通用的，往往並無劃一的用法。於是，「業」字不時與「孽」字相混淆使用。往往使人難分「業」字到底是「善業」抑或「惡業」？歷代譯經者，植字者，都常有混淆使用此一「業」字，使人困惑。我們最好是多讀些經典，取得佛教的眞義觀念，而不宜根據局部或未充足的典籍來鑽研一個字。

我以極膚淺的推想，印光大師所說的「帶業往生」，是指的帶善業往生，「消業往生」，是指的「消孽往生」，他的兩句「業」字相同，可能是當時時代業字與孽字可以相通互用，亦可能是抄寫者或手民之誤，我愚見認爲印光大師的兩句是符合佛教的，也都有佛經依據。

沈九成居士與朱斐居士兩位學者都已把依據說得很明白很清楚，我拜讀之餘，已不敢作任何續貂之言。只想奉勸其他學者們不宜太著文字相去必須要在經典中找到一模一樣的字句，才算有依據，却把經中的眞義捨棄。更不要以一字之模稜而曲解佛教的眞理，自相水火！徒然使如我之淺識者感到迷惘！若使到有人失去對蓮宗的信心與修行，或則失去對密宗的信念，這都不是佛教之福！就更不用提種下了什麼惡因了。